



熊兴保

正值洞庭湖区油菜花盛开时节,层层叠叠的花儿在明媚春光里金灿灿的,生机勃勃,流光溢彩。和煦的春风徐徐吹来,放眼望去,接连连地的油菜花一泻千里,整个大地幻化成了缤纷璀璨的世界,芬芳弥漫的海洋。

回乡祭祀清明,离开柏油公路向左拐,穿行一段油菜花海就到了我的老家,老家离公路就一里半地。路的两侧是两行挺拔的白杨树,杨树长出了一串串圆圆的嫩叶,阳光之下闪烁着晶莹的光泽。路旁是笔直的沟渠,沟渠做了生态护坡,渠水清澈,蛙声相连,间或长出一丛一丛绿草。绿草之间,或有一团乌黑的蝌蚪在晒太阳,圆头细尾,滑滑溜溜的一家子相依相守;或有成群的小鱼儿在穿梭嬉戏,一个跳跃,激起圈圈涟漪。

老家门口这条路与通往外面世界的公路形成了一个T字形,俗称“丁字路”。小时候大人们常说:出门丁字路,吃苦在后头。小时候并不懂大人话中的深意,只有无边无际与无忧无虑的玩耍和游戏。夏天里,脱光衣服跳进沟渠里玩水,烈日把后脖颈晒得通红。到了秋天,偷偷躲在风影婆娑的甘蔗地里尽享甘甜,湖区很少种植水果,甘蔗就是小孩子心中的美味。冬天下雪,小伙伴们在丁字路上堆雪人,打雪仗,眉毛粘满雪花,一屁股溜下沟渠,试图去踩碎结得厚厚的冰凌。春暖花开的时候,丁字路上就成了小孩子的游乐场,一把甩掉棉袄,滚铁圈,打陀螺,跳长绳,捉迷藏。疯够了,玩累了,爬上高大繁茂的桑树偷吃酸甜的桑葚,留下满嘴的紫黑。

丁字路承载了太多孩提时代的快乐,也镌刻着无数苦难的灰色记忆。

那是一个极度贫困的时代,我记忆深处里经常要去邻居家借东西。炒菜没油了,母亲要我拿着油罐子去东家借几调羹油,没米下锅了,母亲要我去西家借两升米。每次母亲都有交代,借了邻居的东西一定要记清楚,有借必还,如果是平升借来的米,下次务必堆尖还回去。实在没有借到米,我们兄弟就饿着肚子去上学。记得深秋季节,旧鞋子已经穿破不能上脚了,大人农忙新鞋子还没有纳好,我们上学路上就光着脚丫,赤脚踩着枯草上的白霜,刺骨的凉意直窜心底。冬天上学,穿着的棉裤常常是破旧不堪,在冰冷透风的教室里两腿冻得直打寒颤。那个时候读书没有学习的压力,苦难都来自于饥饿与严寒。

也有无数的亲情与美好照亮了几时的天空,而天空的光辉又丝丝扣扣地温润了丁字路上每一寸泥土。

母亲经常挑着蔬菜去镇上卖,鸡叫三遍的时候她就准时把我从梦中叫醒,我提着个马灯走在前面,母亲挑着一大担自家菜园采摘的瓜果蔬菜随后。这丁字路是黄泥巴路,雨过天晴总是坑坑洼洼。马灯光线微弱,瞌睡还没睡好的我眼睛都还没怎么睁开,稍不小心就会被磕倒摔跤。这时母亲就会递给我一节甘蔗,或者是一根昨晚煮好的玉米棒。母爱如溪,总是在细微之处。嘴里有了美食,瞌睡就会跑得无影无踪了。

有一次我生病了,病得非常严重,为了不耽误白天生产队的劳动,父亲每天天不亮就背着我去镇上打点滴。走完丁字路上公路,还要走六七里地才到镇上的卫生院。父亲有点胖,背着我一会儿就汗流浹背了。父爱如山,我就趴在“山上”睡觉。父亲整整背着我打了两个月的

点滴,才帮我捡回一条小命。

邻居里有一位大叔读了不少的书,繁星满空的夏夜,小伙伴们就会搬着小板凳来到他家门前,大伙儿每天围着“秀才”大叔,一边乘凉一边听他讲故事。三国讲完水浒,西游记完话聊斋。讲到聊斋故事的时候,孩子们都放肆往中间挤,一是为了听得更清晰,更多的是因为怕鬼。熠熠星光下的丁字路,就成了我们故事会的露天小讲堂。

念高中之后,只能周末才回家了,上了大学就只有寒暑假才能回来。再到后来,仅仅春节回一趟老家,家乡的这条丁字路逐渐变成了一种念想,一个浓缩儿时记忆的符号,不时地进入梦乡。祖祖辈辈栽田种地的农家弟子能够打拼进城,一路的含辛茹苦自己心知肚明。老人们说的“出门丁字路,吃苦在后头”,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是父辈在谆谆教诲子女:父母给不了你一条宽敞通畅的人生大道,要想走出这乡间泥巴小路,走向外面的精彩世界,你就得经受无数的曲折坎坷,就得发愤拼搏,吃得人世间的苦中之苦。如果不吃苦,不奋斗,你就只能困守在方寸之间的家门。

父母相继作古之后,每年清明节是必回老家的。儿时的丁字路,依旧还是丁字路,早些年已经铺上了水泥地面,所有撒落在泥巴路里的记忆都已被光洁的水泥路面封存。父母就安葬在丁字路边不远处,墓地绿草葱茏,松柏常青。长方形的墓碑上刻着:父爱如山,高山仰止;母爱如溪,潺潺缓缓;父母之言,言犹在耳。

墓地周边就是广袤无垠的油菜花海,几支油菜花穿过篱笆斜伸过来,在绿草映衬之下尤其显得金黄瑰丽,春风吹拂,摇曳生姿。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好年。



上堰听茶

林汉筠

车,一路颠颠簸簸,曲曲折折,一直充满期待。毛毛细雨,比我们更想早点靠近这里,赶在我们的前面,把大山洗得清亮清亮。可是,到了上堰,方才感受古人对“堰”字命名的无穷魅力。穿过一条狭长的街道,走五公里许,一座座“潜坑土以壅水”的“堰”,从车窗飘来。望着窗外,明代画家沈周的题画,似乎也飘进了车窗。

潮潮润润的上堰,就那样安坐在大山深处。小雨过后,雾不由分说地罩了下来。几座吊脚楼,神秘地立在烟雨之中。一条条宛若玉带般的溪流,从涧谷里飘出,又从前方挂了下来,绵延而去。山,几近天空;云,时远时近;雨,来去匆匆;雾,亦不甘示弱,在山头缭绕又缭绕去;松涛,则闹过一阵又一阵。脚下厚厚的松针,像一块红地毯,向着山路铺去。股股清香,从山谷里传来。

雾锁千木,云开万壑。茂林修竹间,玉带般的“堰”,环绕着温湿润润的山、清静净净的水、芬芳芬芳的土,以及与山泉、云雀为伍的树,这些就是珍品白茶乐居之所。云培雾养,一朵朵香飘四海的白茶,破胚而出、立芽而来。在催春的号子声中,或羞涩地躲在林角碎石边,或豪迈地立于丘陵山谷之间,用青绿来讲述山寨的故事。

站在上堰之巅,放眼望去,都是绿翠一片。青山跌宕跌宕,任微风轻轻一吹,波涛般泛起层层涟漪。于是,山变得更加妖娆,水多了份妩媚。于是,这方山水,被赋予了茶乡之名;这条通向山外的大道,被赋予为茶马古道,被写进“丝茶要路”。

松针铺就的山路,在细雨里清幽悠长。走进山头,一望无际的葱绿,一垄垄半个子高的茶树,在细雨中争相向人示意。

春节刚过,茶树缝里还残留着积雪的痕迹,没有遇上采茶姑娘手提竹笼,身着裙裾,面含俏色,纤手摘茶的场景;没有听到“喜鹊叫喳喳,茶歌飘山崖,茶叶嫩油哇,双手快如剪刀”的采茶山歌。但走进茶园,似乎看到垄垄茶树,正嗅着春天的气息,努力地钻出密密麻麻的小嫩芽,在茶地里舒展饱满而坚实的小身体,从繁密的老枝叶丫中迫不及待地探出头来,与催春的山雀对话。

刚落座,好客的主人便一杯热腾腾的白茶送到手上。刚从茶园下来,寒气有点逼人,一杯汤色清亮的热茶捧在手上,淡淡的茶香随着蒸腾的热气弥漫开来。杯里如针一样的茶叶,伸着柔长的双臂,抓住直向上冒的热气,一根根耸立了起来又扑了下去,然后慢慢地向后仰着,像一个舞者,在水里静静地踏着足尖。那份虔诚,那份倾慕,是那样的暖身。我颇有耐心地品啜着,轻轻地呷了一口,刹那间,一股沁人的香味直透肺腑,又是如此的暖心。

窗外,雾把整个山头包裹一样,山便在雾中安静起来。居深山,离喧嚣,匿秘地,茶,就是“清心”,就是“涤烦”,就是内心的幽静。而黔地上堰,五尺来宽的古道,是不是藏着人间秘境?

“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其条数阉,其叶莹薄,林崖之间,偶然生出虽非人力所可致。”宋徽宗赵佶是一个品茶高手,他在某次品茶大会上,发表了《大观茶论》的皇皇大论。这个白茶“代言人”,或许卖了一个关子,没有讲明阐述的白茶源于何处。900年来,飘逸在“茶皇帝”的茶杯里的白茶,到底产于哪座青山,哪座茶园,成为难解之谜。但上堰的村志、族谱里,却大胆地记载着赵佶皇帝杯中那片茶叶。言之凿凿、引经据典,似乎不容置疑。

还有人曾借了北宋晁说之的诗,填上上堰的字句,来比喻上堰这个奇珍:“留官莫去且徘徊,官有白茶上堰来。便觉武陵风景好,为渠明日更重来。”

这些,无疑告诉来人,这儿的白茶是用最天然的味道,让品茶者与黔地多彩山水紧紧相连起来。它带着大山的朝雾,带着山寨的期盼,带着一份家人的荣光,走向山外,走向更宽的舞台。

主人淡淡地笑着,说着。然后,举起茶杯,紧紧地望着杯中茶叶在水里飘舞。似乎在告诉我们,在群峰之中、山谷之上的所有绿意,所有的鸟语花香,皆汇聚在一杯杯香茗之中。

几片白茶,在茶杯里将蜷缩的身子一点点舒展开来,原先绷紧的外层苞衣变得更加润泽起来。

缕缕清香,弥漫着整个火堂,又向窗外飘去。



求助

段淑芳

大年初六的下午,我们一家三口准备去电影院看场电影,为春节小长假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打扮得漂漂亮亮出门,儿子习惯性地往后排一坐,我则坐在副驾驶女主人的专属座位,宣示着我的主权。老公发车,车子却没有期待中的发动机打火的声音。春节期间出去拜年开的是我的车,他的车休息了几天居然罢工了。

我和儿子坐在车里屏住呼吸,看老公一次次打火,一次次徒劳。确定不会有奇迹出现,老公说了一句,可能是电瓶没电了,不管它了,开你的车去看电影吧。这个时候,我显示出了一个女主人的善解人意和从容智慧,说:电影随时可以看,但车子是代步工具,不修好的话,会影响明天新年上班第一天。老公无所谓地说,叫的士呀!我说,我们小区比较偏僻,的士不好叫。建议今天下午还是别看电影了,先把车修好心里踏实些。

老公同意了我们的建议。儿子下车找小伙伴玩儿了,老公开着车和我到附近找汽修店求助,找了几家都大门紧闭。这几年的疫情

对实体经济冲击不小,要是往年,正月初六这些店子早就开门营业了。现如今,大家都懒洋洋地,一点儿也不着急开张营业。

围着附近绕了一大圈,就在几乎要放弃继续寻找时,一家开着门的汽修店让我们喜出望外。老公到店里不一会儿喊了一个师傅出门,师傅手里拿着工具,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我说,上我们的车吧,待会儿送你回来。师傅摇摇头,坚持自己开车跟在我们后面。

我故作老成地说,他为什么不愿意坐我们的车呢?因为电瓶充电要通过另一台车,如果是从我们自己的车充电他不好意思收费,从他自己的车充电他多想多收一点钱也理由充足。老公觉得我说得好像有点道理。

老公一向精打细算、勤俭持家,是个经济适用男。为此我叮叮咛咛嘱咐,今天才正月初六,估计刚开张,收费比平时贵一点也可以理解。正月里的生意都讲究个吉利,我们不要跟他讨价还价,只要不是太离谱,要多少我们就给多少。

老公点点头。师傅服务态度看上去不错,我们小区里

没有划定停车位,人、车没有分流,大家都是就近停靠在路边。正月里走亲访友的人多,车流量大,车子与车子之间的空隙不多。充电的数据线有点短,为了够得上充电的位置。师傅把车头调整了好几次,还和我们一起把车子合力推着挪动了一下,终于空出了一个比较理想的距离。

充好电后,师傅又交待了我们一些注意事项。老公心存感激地说,谢谢师傅,多少钱?师傅摆摆手说,不要钱。我和老公都有点惊讶,以为自己听错了。不说做生意的唯利是图,至少也要赚自己该赚的那一份,大正月里第一次出工,怎么能不要钱呢?傻子才白做事不要钱。

师傅摇摇头,往嘴巴里塞了一颗槟榔,再次认真地强调,不要钱!我也不是什么师傅,开了几十年车,不过是比较熟悉车子的性能而已。这家汽修店是我崽开的,今天他刚把我从老家接过来住几天,一进店门刚放下行李,泡茶的水还没烧开就看到你来求助,我一听不是什么大问题,就过来帮下忙,举手之劳。

师傅嚼着槟榔一溜烟走了,留下难以置信的我们呆在原地恍然如梦。

小村的香樟

刘本楚

一棵香樟,生长在小村的村口,生长着小村芬芳的风景,把小村的门面撑开了光鲜亮丽,把小村风貌撑出了郁郁葱葱,小村的富足、祥和与温暖,日夜丰饶在香樟的繁枝茂叶之中。

童年的岁月里,樟树伸展的厚实茂密所荫庇的那块宽大的土地,便是我们欢跃的乐园。春夏之际,我们放学后,总是三五成群,快乐于香樟树下,数着长长的树根,看着大大小小的、长长短短、弯弯曲曲的根须如同张开的网丝,网住了一块沃土,网开了一片蓝天,网起了一片绿荫,深深扎进了泥土的深处。尤其那拱起的粗壮大根,迥迥盘曲着桌面似的圆盘,我常常就趴在根盘上,于晚风与夕辉的柔情中完成了作业。然后,就在树下捡着片片叶子,再将叶子夹进书页,芳香着笔墨,也芳香了书文。有时也用削铅笔的小刀子,划着根根皮,常常会遭到大人们敲脑袋,或者恶狠狠地骂:让我拿刀来割你的皮,看你痛不痛……有时,为躲避父母的追打,便迅速爬上了樟树,轻轻嬉笑在枝繁叶茂之中,只见父母在树下踟躇,大骂狗崽

子。樟树成了我们童年的保护神。20世纪的70年代,一位如花的知青姑娘,随父母下放纱帽山下,与山下村庄的一位民办教师有了情意,便偷偷牵手香樟树下。明月下的樟树阴影里,紧紧地贴合着一对依依缠绵的身影。樟树叶成了彼此的定情物,遮天蔽日的樟树也成了月下老人。后来知青姑娘回城了,留下了孩子在大山的深处……

多少年过去后,知青姑娘又毅然回到了纱帽山下,回到了美丽乡村,回到了香樟树下。那位历经风霜的民办教师,伸展着温暖而强劲的臂膀,如同当初的青春力量,将知青姑娘与两个孩子紧紧地拥入怀抱,如同拥抱着樟树那浓浓的芳香。

江南四大名木之一,唯樟木为首。千年古樟,于西汉《史记》就有记载:“江南出樟,蔚郁壮阔。”樟树的形象,早就生长在司马迁的笔下。明代《本草纲目》也有记载:“其木理多文章,故谓之樟。”这是李时珍的慧眼独见。“挥手抗越回,樟亭望潮还。”“富阳山底樟亭畔,立马停舟飞酒盃。”“豫樟翻风白日动,鲸鱼拨浪沧溟开。”李白、白居易、杜甫的千古诗文,更是描画了樟树森茂与芬芳流彩的

汉诗新韵

夜宿耕读书院

马泉昊

竹林的清梦应与我略同
而我竟不肯入梦
要睁眼度过这良夜

陪伴自己的只有自己
连影子都不能依赖
以笔耕田 书来读我
这一生愿在灯光下摆渡心灵

这一宿竟能如愿
窥见了雨意渗进灯光的形态
竹林的虫鸟早已睡去
而我却要睁眼度过这良夜

亲爱的长沙

刘炳琪

大概已经很难,到了这个年纪
还像风,夏天往北吹到武汉
冬天赶赴广州,即使
东边南昌西边重庆,伸出热情的手
还是愿意待在长沙。不是岳麓书院
橘子洲头,留下日子心心念念
马王堆古汉墓辛追
也不应是嫡亲祖宗。睡得太久了
历史落满烟尘
爷爷丧命于文夕大火,在叫作
南门口的地方。是否光顾兴汉门小吴门
没人说得清,费谊故居和坡子街从无印迹
爷爷以年轻作赌注,终究错过了
长沙四次会战,包括天心古阁城墙
开福寺晨钟,和第一师范琅琅的书声
也不对美味佳肴有特别兴趣
火宫殿臭干子,杨裕新的面,和记的粉
土得出味的花鼓戏
觉得自己更像湘宗街的石板路
沾上生活的凹凸
根是去不掉的事实,就像
横跨湘江第一桥,任凭风雨
涂鸭渐老的外表,仍从时光缝隙
淘取年轻的快乐与悲伤
人最核心是童年
北辰三角洲水稻,湘江世纪城滩头
这个曾被江河遗忘的地方
轻松换上三馆一斤地标,借灯火阑珊
唱起幸福的歌。有时
更愿把自己想象成大围山上一滴清泉
管他朝向夕阳还是旭日
长沙自有冬夏,怀抱信仰
就是人生春秋